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

十三

新箋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續集

朱氏之學

元祐初元擢用橫渠人曰吾道之幸不知異日節惠之謚此所以為幸也折岳示元祐二年陳襄薦三十一人張載建炎中與召用龜

山人曰儒學之榮不知異日文靖之封此所以為榮也高宗建炎二年召楊

中龜山胡文定馬時大抵榮其身於前不若顯其名於後行其道於

一時不若流其澤於異日此君子當求源流深長之論昔我宋龍

興五星奎聚九江之下春陵之墟有周子出焉繼而得程張又繼

而得胡楊尹馬又繼而得晦翁朱夫子嗚呼道學之傳至晦翁而

益盛者非天耶近而閩浙遠而巴蜀千里裹襪振衣函丈遺訓格

言家傳人誦方淳熙之盛時也芝詔親訪浦輪亟致入而談經

帷有陳善閉邪之敬出而持麾外郡有學道愛人用然未足為

盛爾孝宗朝謂朱氏樂道安貧謝用之始至嘉定之更化也

掃清異說之荆榛開明正學之日月藏其遺書而想典刑之存錫

其褒謚而發潛德之馨然亦未足為榮耳寧宗朝嘉祐初詔賜文公

何者天子之學上補治道下扶名教此其功豈易報哉我主上心

傳道統躬行實理講讀夫子之遺書慨慕夫子之高行乃形奎畫

乃發天語乃昇隆職乃封穹宇吾道生榮墟墓有光此與太祖初

基首贊孔顏同一意也近寶慶二年二月

其為詩易四書之論著也求其本義攻其末失黜小序明卜筮風

諷比興必正其體彖象經傳必析其旨求古人垂訓之心析諸儒

不一之說纂以精義辨以或問附以輯畧別以章句以論語首篇

為入德之本以孟子七篇為言性之書晦翁論語集注

原中庸或問序或曰庸字之義以守常為中庸之要以致敬為大學之

無以通養本原為大孝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如親見聖

賢傳授之旨而無拘儒固滯之非其視周張二程之經傳大抵發

朱氏之學

朱氏之學

朱氏之學

詩易四書

今日封爵之盛

嘉慶之祭

博學君用之初

其所已言而及其所未及言也其為儀禮經傳之通解也自王氏
 廢罷儀禮獨立傳記是以儀禮惟有士禮數篇僅存王侯大夫之
 禮皆缺傳記襲舛世實病之自是而後儒生之誦習者知有禮記
 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之好古者知有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
 儀禮今也分章句附記傳大而邦國王朝之儀次而士庶喪祭之
 目制度區別條理明白其視劉恭姚闢蘇陳數君子之所述作大
 抵明其所未明備其所未備也詳見晦翁其為通鑑綱目也取温
 公編年之書律春秋記事之法一事之疑若决菁龜一字之簡凜
 乎斧鉞別周末之僭王明昭烈之正統天下知其有名分之嚴按
日周未諸王皆別出蜀昭烈揚子雲而係之以莽狄仁傑而係之
首為正統温公通鑑異按綱目以楊雄附王莽以通鑑異網舉而不
 以周天下知其濩名節之重按綱目以楊雄附王莽以通鑑異網舉而不
 紊目張而不繁其視司馬温公異辭而同旨也語錄之書則辭旨
 從容往復詰難其辨愈博其義愈精遠而談性命道德之妙近而
 論洒掃應對之粗讀之者如承警咳而侍燕間此與伊洛之門風
 言必錄蓋無憾也家藏之集則鋪陳義理吟詠情性長篇短章瑾

澤前後潛德發而姦雄誅其文切於衛道皮剝落而筋骨在其文
 恥於徇時讀之者知其沮金石而諧韶濩此與穆柳之流文集並
 傳又遠過也是數書者得於撫存涵養之頃而者於述作問答之
 餘本於精神念慮之微而形於言語文字之際此觀其書當觀其
 所以書也抑嘗聞之師曰此數書祈而言之則各為一書合而論
 之初無異致蓋其教人之法以大學語孟中庸為入道之序而後
 及於諸經不先之以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
 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發通而極中庸之旨趣不會其極於中
 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
 此易詩而下數書未有不本於四書也此今日宸翰褒寵亦特拳
 拳於此學也然所以讀四書宜無其本哉究太極動靜同源之旨
 窮西銘理一分殊之學味真趣於憲前之草樂至理於池中之蓮
 挹坐上之春風想門外之立雪寓禮於掃洒應對之間王敬於喜
 怒哀樂之頃則有曾心之書而無筆舌之書矣愚敢書紳以誦

法帝王

人臣當告君法古

漢唐二臣之言

祖宗法彙三

先正法彙周

魏冠講唐虞此韓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告其君韓文致

君堯舜上此杜公之詩也愚知人臣當以古道勉其君杜詩致君

使風夫天生聖人錫以聰明睿智之資復生賢臣稟以高明正大堯舜上君

之學明良一堂更相告語當以唐虞三代望其治不當以目前小

康而自足當以稷契皋陶待其身不當以功利陋習而自處則君

臣之望塞矣愚觀漢唐以來帝王盛治影滅響息非特其君無遠

大之想而亦其臣無貢難之義稽古未皇如文帝則不敢為文帝

帝之上嘉下樂氣亦統矣及黯黯直人也面斥其君以柰何欲效

之語使帝平時廣大之志皆發而為神仙宮室之舉黯黯太宗遠

筆堯舜志亦壯矣封德彝世俗人也力言三代以後難化之道雖

帝勉強於帝王之說不能無感於法律伯道之論伯道嗚呼自薄

猶可且薄其君寧忍之乎接帝王之統於如綫之餘振帝王之澤

於頽波之中吾於國朝君臣有望焉因四凶之去而歎後世刑網

之密則有意於堯舜之治堯舜之治止從竄極何後代法網過為繁密也

因昌言之拜而思諫者切中之言則有意於大禹之道大禹之道

昔禹拜昌言出林其明今之諫者誦說命師古之言則高宗其心

也高宗其心尚能切中時病朕豈惜大禹之拜誦說命師古之言則高宗其心

也高宗其心太公高宗得傳說命言簡其良來也高宗其心因誦說命師古之言則高宗其心

聞之講景命正人之說則周王其心也周王其心御僕從罔匪正人帝曰君

相與之際必誠意是意也雖帝堯之考古帝舜之稽古亦不是過此

祖宗以堯舜三代望其治者何如哉以至誠為本而不及功利則

以堯舜期其君堯舜期其君利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此未嘗及功

勤儉為懷而治不難到則以大禹期其君大禹期其君聖政宗時材機講禹

經常之制天下樂趨而不厭當以太古勤儉之德陳傳說而勉其

師古則欲君為高宗也高宗也書以爲事不師古匪說收聞又二典曰若

稽古皆謂順考講共範而告其三德則欲君為武王也武王也帝李英宗

上曰景範於舜因訪廣淵論供範得失廣淵進張景論七篇是意也

雖伊尹之格君孟軻之敬王亦不是過此先正以臯夔伊周待其

身又向如哉抑又論之行帝王之道在祖宗固已無愧致帝王之

治在祖宗亦無慊太平之功堯舜不及此陳瑩中之言也則我朝

法帝王

之治堯舜其治也陳望中云太平之功堯不及也漢唐不及也舜六聖相承自三代以來未有此范祖禹之言也則我朝之治三代其治也
宗訓典序自三代以來未有六聖相承其德克類者也
非溢美也奏議曾鞏云其厚者勢隆力大者任重生民以來既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程伊川并後辭也
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体以忠孝廉恥為之綱則六五帝四三王我祖宗其奚遜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愚請泚筆以贊是詩
康節詩云吾曹養拙賴明英林中過亦人間好景如開眉生來只慣見曹豨老
去未嘗經亂五事歷將前代堯而下固無之

家學

祖訓 所當 修明 文政 所當 傳守

大舜 武王 繼述

太宗 近法 太祖

仁宗 近法 真宗

論家學之源流有二曰祖訓曰父政述漢文故事於武帝之朝讀太宗政要於憲宗之世此祖訓之所當講明也惠帝守漢高之約束肅宗修明帝之故事此父政之所當遵守也嗟夫先疇賦畝農夫服之高曾規矩工者用焉况任國家之重寄守祖宗之大器而可無家學源流乎然耳聞不如目見之詳方冊不如告詔之切問安侍膳皆訓諭誘掖之言面命心傳無非危微精一之旨是故舜受堯之天下也父子一堂海濶想授則一時之所告語者深矣輔佐則因堯也法度則因堯也舜何容心哉武王繼文王之統也朝夕定省跬步不忘則平日之所唯諾者至矣人才則因文也政事則因文也武王何容心哉是故堯舜之盛相映典謨文武之政互載方冊皇乎鏗鏘於帝王之時者有由矣聖宋天開明君代出炳炳乎二百年之光繩繩乎十四傳之盛然遠者難知近者易見難知則難行易見則易守方太宗之法太祖也蓋有得躬傳之實嗣位之詔曰先帝紀律已定謹當遵守則夫創業之宏模御兵之聖畧同一軌轍也長編太宗嗣位詔先帝創業垂統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守不敢踰越
仁宗之法真宗也蓋有得於資善面戒之日嗣位之詔曰奉真考之業思真考之養民則夫守成之不憲愛民之真意同一念慮也長編慶曆四年上御述懷閣出御書十一三轍九三十五事一日也
真宗之法高宗者又有得於德壽侍養之久聖政之序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之渾渾之書則夫中興之神筭立政之

家法

孝宗 近法 高宗

金履 謂祖 宗不 足法

聖學 聖在 精專

成湯 之孝

成王 之孝

成法又同符而一揆也。孝宗聖學政曰進而得之。夫祖功宗德
 輝映瑤編神謨聖略崢嶸寶閣所慕者非一君所法者非一代而
 大宗仁宗孝宗拳拳於三聖而不敢越者以其易知易行正竟
 揖遜文武授受之家學歟抑又論之大甲無忝於成湯皆伊尹格
 心之學成王歷知先公之艱難非周公之功而誰功此又大臣相
 與勸戒之意也熙寧天子有志潤色安石素不快於仁宗者也唱
 為祖宗不足法之說元成語安石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畏呂惠卿迎合於
 安石也立為一年一變法之說長編曹參不向法得守成之道
 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惠卿進說咸有一德因言先王
 之法有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三十年一變者有百年不
 變者前是履役一行而祖宗之役法壞保甲一用而祖宗之兵法
 壞青苗一興而祖宗之所以愛民者至是盡壞見新法門安石諸
 人不能逃其咎嗚呼安得文牙博司馬温公諸人與之論守法哉

聖學

論聖學之博不若論聖學之精論聖學之勤不若論聖學之專嗟
 夫遠稽古典近參家訓採遺文於墜闕之餘幸鉅帙於編摩之後
 似博矣然求簡牘之陳言而不考義理之奧旨得口耳之粗迹而
 不究心曾之實學則博所以為雜也漏下咨訪夜分談論講唐虞
 於細旃之上玩孔周於遺編之間似勤矣然一暴未幾而十寒之
 已至學亦方勤而鴻鵠之已移則勤所以為惰也何者帝王之學
 與經生異致謹於天命人心之際立辨於君子小人之情以法祖
 奉親為大本以正心修身為要務不以位為樂而以斯民不被澤
 為愛不以身為恤而以天下國家得所安為念學云學云豈言語
 口耳云乎哉然是學也樂便變則壯心沮無警畏則戒心忘疎賢
 士則正論嘒喜任好則舉措偏愛惡私則愷壬入好慾眾則孝敬
 衰此心術而大累而學術之所由邪正也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
 以知成湯聖學之精且專而湯之所以精專者商書曰不遷聲色
 不殖貨利蓋聲色易以惑此心貨利易以壞此心興言及此則學
 之日新又新也宜矣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可以知成王之精且
 專而成王之所以精專者無逸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又曰
 無迷酗于酒蓋逸觀游田易以喪此心酒亦易以惑此心彼惟謹

聖學

武帝

太宗

本朝 聖學

本朝 聖學

聖學

守厥訓則其學之能顯德行也宜矣甚哉人主一心攻之甚眾也

可不謹哉後世人君未嘗不知學也未嘗不欲為湯成王也六經

之表章百家之罷黜見於武帝建元之初年固也然一事征伐則

此心已肆於窮贖矣一興土木則此心已縱於奢侈矣一感長生

則此心已荒於神仙矣何惟帝學之不雜並本紀文籍之討論名

儒之訪問見於太宗開館之初政固也然浮屠之立則此心不能

不感於異端矣射獵之好則此心不能不縱於游畋矣雪恥酬亮

之誇詡則此心未能不馳驚於遠畧矣何惟帝學之不息本紀嗚

呼心學不傳帝王之學棘榛久矣寥寥千載能嗣其傳者惟我國

朝乎夫經史講論足矣而且或節孝經之要語呂公著家傳惟我國

語孝經中節取要或取伯陽之緒言近臣曰伯陽五年上讀老子語

有道益百其身治國或進陸贄之奏議聖政曰取五板或覽正觀之

政要正觀政要八年進祖訓進讀足矣而且或披仁宗之二圖編長

元祐五年范祖禹言仁宗慶曆元年出御製觀文殿古圖示輔臣

皇祐元年召范祖禹觀三朝訓鑒圖一圖必有本願陛下監此可以

見善或閱太平之總類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將親覽或

上帝學之三卷見上或上三朝之聖政石介聖政序三聖之德三

憲國史紀之至繁聖人一日萬幾不能備此足見聖學之博夫講

學經筵可矣而復有宮中之觀書長編元祐七年王岩叟奏曰陛下

好惟是有禁中之日課中興本末紹興七年上以消日王岩叟奏曰陛下

有退朝之覽奏七宗講學常時可矣而復有夜分而觀書宗事

之暇觀書為樂每有交暑而講經曰此以天聖四年上謂宰臣王曾

至夜分不釋卷有交暑而講經曰此以天聖四年上謂宰臣王曾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聖學

真宗

聖宗

太宗

聖宗

或為範太宗作範非不知雕琢之工也程度之嚴也然正心誠

意之學已墜於文墨之中危微精一之妙不關於言語之末噫可

歎也我國家奎星應治文風振古列聖相承靡敢暇逸宮室苑囿

無所增益惟儒館是闢聲色服御無所玩好惟文墨是娛天葩春

藻崢嶸於文府之秘瓊章寶字輝煌於傑閣之嚴猗歟休哉愚嘗

拜觀真宗之聖製也進士有詩祥符二年賜知本崇儒有論祥符六年

隆龍圖有贊祥符七年大清有記祥符七年所以示

圖籍之尊祥符七年歌寫念農祥符七年非專於文也觀

其與王元之論文而極論王者之文且謂彫織之言宜足軫慮則

知我真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充歟真宗與王禹偁論文宜謂王若

非泥於文也觀其序高宗之聖政曰進而得之諄諄之訓退而求

之渾渾之書則知孝宗之所製無非學之所積歟孝宗與高宗聖

聖宗

林鬼神呵護布之天下臣民傳誦如圖書肇於河洛而疇卦演其
奧也如雲漢麗於霄霄而萬物觀其光也其視漢魏而下哇哩混
并律呂叢雜微夫斯之為文也方之我祖宗之作不亦愿乎堯舜
之盛必有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愚何幸親見之

聖翰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王褒一頌此頌之工者今日書之所以侈聖賢之遇合也

實論
於治
道風
教

王文
正論
天子
孝書

孝宗
奉高
宗御
書

道之待書而著耶故曰有心於道而無心於書也十札之書頌及
方國傲吏治也飛白之字賜及近弼禮大臣也漢光武及

帝範之書貽示後嗣重國本也太宗正朔中帝
刑政教化之旨在是法度典刑之意在是真情實意之拳拳懇
懇者莫不在是故曰有心於治而亦無心於書也氣尾道駁文存
意泯臣工筆法君至相忌宋武郡臣相忌君得弋畫臣皆稱慶
龍翔鳳翥體非不精也霧捲霞舒筆非不壯也然殫精竭誠於毫
釐之巧而絕無正大之學寫情陶意於點畫之粗而類無高明之
見故曰於書加詳而道與治無與焉者此也嗚呼以禮樂為管以
天常為筆而後可書以心為畫以道為工而後可畫否則一點一
畫柔何益於事哉昔王文正公之語士遜也曰皇太子不必學書
夫書不可闕也學以為巧則非帝王之書長編張上遜嘗言曰皇

太子不必學書孝宗之奉高宗御書也曰不惟宸章奎畫照
耀萬世其所以崇儒重道者可謂至矣夫書不可無也無關於道
則非有益之書孝宗政噫我祖宗之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聖翰無非有關於道德政治之

要也且孝經一書百行之本則書之以勒碑陰曰將以垂世教也

寶訓太宗嘗行草千字文書賜李至至請披刻上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破碑得周興嗣以韻非由世出故之道業經百行之本臨民奉法吏治之要則書之以賜棘寺曰將以厲吏

治也長編淳化四年太宗書一幅曰公務刑政惠愛臨民奉法堂四字以寵翰林則有意於重文元祐書元祐書元祐書元祐書辭書元祐書元祐書元祐書元祐書則有意於重閣職長編淳化

儒之字賜張方平以博學之字賜張錫無非示文學之勸長編淳化以端敏之書賜王舉正以日新厥德之書賜張士遜無非為臣下

之勉此仁宗之翰仁宗之意所寓也歟蘇文慶曆賜王正德敏特此也高宗親翰輝映霄監天下之所共觀熙寧四年臨安府建

焉高宗書而子列於屏幃書趙充國傳以修營田書羊祐傳以

修睦鄰則前史有榮焉晉書羊祐傳賜秦檜寧宗奎畫寵示外廷士夫之所敬仰故易簡二字形之天筆則知有

得易之妙蘊寧宗書之意乎夫雨暘寒燠吾之五事之本意寧宗書噫天下固有不寶焉號之弓而寶此筆

不藏曲阜之履而藏此書今日王褒之頌陸機之賦燁然於初政

敬天

敬天

古人以天自勵而求在我之天後世以天自警而求在天之天嗚

呼孰謂世道愈降而有棄天棄天之意乎夫雨暘寒燠吾之五事

風霆流形吾之志氣是吾之舉動皆天也天祿天爵吾則代之天

刑天討吾則奉之是吾之政事皆天也吾其可求於冥冥之中乎

是故古人以天自勵也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吾誰欺淵默雷聲尸

居龍見吾誰欺上帝臨汝母貳爾心帝即心也一陟一降在帝左

右天即我也一言之微一行之細曰吾無愧於心則無愧於天矣

一賢否之黜陟一賞罰之榮等曰吾無怍於人則無怍於天矣此

後世自警

武帝元宗不能敬天

祖宗不主

祖宗遇災責已

堯之欽天舜之敕天湯之六事自責文之純亦不已無非求在我

之天也至後之以天自警也兩賜之不時是以有决獄之命星文

之示變是以有罪己之文減膳徹樂美意也必因災異而後見蠲

租求言盛德也必因謹告而始形倖福而為善懼禍而不為惡是

雖未純乎天而亦知畏乎天此文帝之蠲租太宗之釋刑無非求

在天之天也並本紀若夫以天命不足畏者論之旱乾之變天心

仁愛也且以乾封之祥而自文名曰褻天武帝紀時大旱帝以爲

廟屋之壞天意警懼也反以行與壞會而自釋名曰棄天明皇出

行與壞會曰平居未變之前既不能以天自處一日既變之後復不

知以天自畏此武帝之褻明皇之棄君子所以深憾也嗚呼聖人

不求知天之學不傳矣愚幸國朝有見焉夫祥瑞之應漢唐君臣

動色稱慶也獲麟作歌芝房有詩薦之天地告之宗廟蓋修之以

為美談我祖宗獲麟入貢此為上瑞而曰時和俗阜乃為上瑞奇

獸無益也寶訓太平興國九年嶺州獻一角獸徐鉉等曰麟

寶而曰豐年為瑞賢臣為寶異草不足尚也長編皇祐三年無為

草上曰麟以豐年為瑞賢臣為寶至於夫無徵福觀祥之心則平

日之所自修者吾身而已而天瑞何與焉夫災異之謹漢唐君臣

文過飾非也父早下詔日食求言告之中外播之臣民蓋自以為

盛舉我祖宗不雨徹樂禮也而曰恐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也長

編皇祐三年無為縣獻異草三百五十年無異草

祖宗
無災
異而
自擊

李沆
韓琦
趙鼎

聖人
以天
自如

後世
不知
發畏

士度以徽徽鼓舞臣再詳手詔乃陛下親筆非李士所作以全累
 年災言前後包括一歸答於己忠義之士讀之莫不感泣故星
 變不旋 又不特此也仁宗嘗語輔臣曰國家雖無災異亦當常自
 修警則非但因異而見也言星變者且國家雖無大異亦當常自
 修警况因謂見乎夫天之護告人君使國宗嘗語近臣曰朕與卿
 等尤當上下交修以答天貺則非但有變而警也聖宗詩曰在宮
 雖誰在廟肅肅惟我祖宗之心乎抑又論之明良賡歌時幾是勅
 則君心無一日而不警君臣相諛諱言災異其不流於玩忽者幾
 希方國家無事也自常情觀之莫不居安忘危李公沆當國每朝
 必以水旱盜賊之事奏聞誠恐不知憂懼也元城語錄李丞相沆
 早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既退同列曰吾儕當路
 幸天下無事承相每以不美之事拂上意後告之曰人主豈可一
 日不知憂懼也不至矣方天下爭獻祥瑞也自常情處之莫不好祥
 惡異韓公琦力言災符不言瑞謀誠慮夫意安政怠也長編景祐
 生于化或毀柱御製瑞芝詩儒者並獻賦韓琦言春我之法記矣
 巽至于祥瑞器而不書豈不以若閑瑞祥則意安政怠我之法記矣
 珍符奇瑞端仁愛所形亦望日謹一日以維休勿休為念彼王金
 陵以三不足之說禍後世寧不愧死於李韓二君子哉

灾祥

雲漢為虐不害中興天作淫雨宋其興焉則知灾異之來人君不
 足懼寶鼎作歌無補虛耗瑞雪相賀適驕唐治則知休祥之至人
 君不足恃抑何也蓋天心仁愛每寓於謹告之中而奪其鑒益其
 疾正天以休證咨予也是以聖人陟降以天自處惟求其在我之
 天而不求其在天之天也歟古者雨雹風雷之變固未嘗忽而不
 憂慶雲景星之祥亦未嘗欣然而自泰金滕未啓大風拔木君臣
 相顧以動色洛邑已定休祥荐臻君臣警戒以自若其所以自處
 者吾之德無闕歟政無失歟吾之刑罰得中而民安其化歟而天
 之灾祥休咎豈容置喜懼作輟之心於其間哉後世一休祥之適
 至錯采績畫夸諸臣民一咎證之荐至君臣相告指為天數芝房
 之產未足奇也彼則薦之郊廟而頌美屋廟之壞深可畏也彼則
 委之行與壞會而自文閭閻之疾苦不暇問也紀綱之廢弛不暇
 舉也言行之玷缺不暇修也而古者敬天奉天之意彼安知哉嗚
 呼上帝臨汝毋貳爾心相在爾室不愧屋漏蓋天在我而不在彼

吾之自盡者非求以無愧於天求以無愧於我也意也其不明
於漢唐也久矣欽哉之歌敬之之詩猶幸我朝有聞焉嵐州之麟
養之後園曰時和為一瑞奇獸無益也寶訓太平因國九年嵐州

者明每內共一統也蓋天下一統之瑞令養于後園不欲宣布于
外此瑞熙元年坊州之麟養之苑中曰民安為上瑞鳥獸何足云也

寶訓熙熙三年坊州麟也請宣示中外上瑞應圖此曰麟壯曰
罕相曰時和豐兆民安泰斯 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不瑞
枯枯有賢輔佐軍中有十萬鐵騎乃為祥瑞此瑞上曰朝廷異

草之產可珍也吾賢賢臣不寶異草長編景祐三年本上曰朕以禮
年為瑞賢臣為至至於 臨川之圖甘露不足褒也故寧罷其守使

人不敢為伎聖政細則去年果州字天瑞未往年知杭州高壽進
其守瑞等可罷官 澧州之獻瑞木不足賞也故寧却其獻使人

不敢為效長編太平二年澧州獻瑞木不有又曰太平之道歐陽修
道其意可推也太平二年澧州獻瑞木不有又曰太平之道歐陽修
見其失夫自見其得也此瑞木乃景事之瑞木耳但噫漢唐之君節

祥又瑞作歌獻詩者視此不亦愧乎寶訓化輿鬼應在秦雍天子
憂之曰朕念及秦民也長編司天言秦或兆輿鬼秦雍之分國家
如此秦地民罹其殃朕 彗星出營室變在秦魯天子憂之曰朕念

及天下也會要咸平元年朕念天下生靈盡在 獨在 一方耶 開寶
之五年霖雨不止上曰朕闕政也是語也天地實臨之長編開寶

聖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
耶通鑑曰陛下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至於苦雨為災乃是臣等失
職 天聖之四年霖雨為沴上曰朕不德也是語也神明實鑒之寶

天聖四年大雨雷電平地水數尺仁宗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殿
臣曰霖雨為災風夜揚房豈朕之不德而政之不修歟端拱之早
上則減常膳走群望甚至欲築臺以自焚何切也政要太宗遇旱

要增膳博化二年以歲旱早相口蒙正當於文德殿前築一
臺朕當其露於其上二日不雨當焚朕以答天 慶曆之早上則蔬
食引咎精心密禱甚至冠帶露立而不辭何誠也長編慶曆

夏不雨蓋朕不德所致但日於禁中蔬食引咎而已又八月不雨
上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
心帶露九幾下頃更雨至衣皆沾濕 噫漢唐之君不自引咎往往

棄天者視此不亦愧乎雖然此上人之責耳鳴雉之變商之大臣
作訓以為戒天休之至周召且以是整皇音焉吾觀先正諸公熏心

作訓以為戒天休之至周召且以是整皇音焉吾觀先正諸公熏心

大臣
以休
祥不
足持

大臣
災為
成

王欽
若以
祥瑞
感上

王欽
石不
畏

渾天
方世
通行

之論不聞逆耳之言屢戒其古大臣用心歟瑞芝之生韓公琦有
諫琦之心誠慮天意安而政怠也景祐四年有芝生于化城殿柱

之心誠欲其懼亂而思危也景德三年同天監奏周伯星見群臣

不足恃矣四方水旱人所諱也李公沆當國必以變異為戒元城

人所惡也崔公立獻議必以天戒為慮長編祥符間上大夫爭奏

以災異為足戒矣明良相逢時幾是勅此國家所以止格天休而
享靈長之福也蓋自王欽若以符瑞惑上聽而當時以祥瑞為美

變不足畏之說襲天戒而當時以災異為適至王安石命不足

切嘉納不為異論所惑異時欽若安石亦自知悔矣然則災異之
來正人君之拂士休祥之應實國家之鴻毒可不戒哉可不勉哉

儀象

古人之論天者多矣有曰蓋天有曰宣天有曰穹天有曰安天有

曰昕天蓋天之說又離為周髀蓋天形如蓋本包義氏立周天

也何者觀楊雄有八事之難則知蓋天之不如渾天也觀蔡邕無

創言璇衡為渾天儀王莽言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其後落下闳

景壽昌鮮于妄人行於西漢張衡賈逵行於東都陸績行於晉王
 蕃行於吳李淳風一行行於唐皆其精於制作者抑嘗以渾天而
 考之黃帝之曆起辛卯顓帝之曆起乙卯虞舜之曆起戊午曆之
 所作非渾天不可也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
 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道之所行非渾儀不可也中外之官
 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二百二十為星者二千五百微星之數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錢樂之則以朱黑白而別三家星葛衡則以
 白青黃而別三家星以考星宿非渾天不可也自軫十二度至氏
 四度則知其為壽星自氏五度至尾九度則知其為大火自尾十
 度至南斗十一度則知其為析木以考躔度非渾儀不可也華林
 之置梁華林觀前置觀象之置後魏觀象臺常號最密凝暉之置
 儀唐太宗置武成之置置於武成殿常號最密偽劉曜史官孔
 挺常為雙銀橫規單規以銅為之其法見用於時也梁帝為橫規
 為南軸單規為北軸以木為之其法見用於時也唐太宗為六合
 儀二辰儀四辰儀以銅為之未幾易之以鐵其法見用於時也噫

渾天之行於世也又美然設之崇臺以候天象者渾儀也轉之密
 室以與天行相符者渾象也儀以驗之天象以驗之儀二者不同
 而為用則一蓋不可不參稽而互考也我朝蓋兩用之矣夫水運
 渾儀則古之刻漏儀也在太宗則以太平渾儀名在哲宗則以元
 祐儀象名其布星辰猶渾象也其窺天象猶渾儀也長編元祐四
 渾儀所奏趙希良狀宋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造大刑刑按張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以特刑刑按張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木刻刻漏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其外形如丸其內則有天象如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於渾象中設儀象而有之也今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測天之儀象而有之也今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亦本朝之儀象而有之也今渾儀刻漏以火德土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元祐四
 齊七政之意無愧矣嗚呼志天文不知幾衡歐陽公深以為疑賦幾衡不知
 儀象沈存中所以深歎歟文筆天雖然有平子之推筭則渾天之

儀象

本朝
儀象
之法

說行於漢無一行之曆法則唐之鐵儀特為觀美之具爾是必有
張思訓文明殿之制而後可知日月之行度長海大平只回四市
創也置文所運新創成於自製尤為精妙有沈括能發三司之欺
而可知雲物之棋祥筆談國朝置天文院於禁中設刻漏觀天其
亦天文院其有無謂見雲物其如司天監古司天監互相驗明未
發皆其陰相計會符同寫其方到以兩司奏狀對勘以防虛偽近
按發其欺免官若初有蘇子容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
人未其狀元祐中建請別製儀以古法為臺二層上設渾儀中
次以韓公謙元祐中建請別製儀以古法為臺二層上設渾儀中
設渾儀下設司辰儀水轉輪之智而後知星辰之躔
則司辰出告星辰度測驗不差前此未有也之二三君子亦
何愧於重黎羲和之職云

新筭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五

續集

通鑑綱目卷之五



新彙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階官沿革圖



本朝官階上係元豐前下係宋初制其政和六觀增改者
別注在下又以祖宗舊官迂轉之法悉附于後

開府儀同三司

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動賢故
老久次宰相罷職隨其舊職加節度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未還
相位而拜樞密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通謂之使相正誤
彬初以節度使為樞密使不罷節使乃開元九年二月事其年
十月太宗即位二十七日加彬同平章事仍克樞密使即罷彬
鉞此云以樞密使易節使即通位使相蓋與若謂樞密使加同
平章事亦通謂之使相則可又不係召自大藩未累自位而
密使雖使中書叙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迨改官制
一用開府儀同三司換之時 祖宗意以文路公彥博任使相
侍中曹郡王侂任使相中書令皆換開府為減恩數於是拜路
公太尉自司徒進位也侂進封濟陽郡王

特進左右僕射

左右僕射為宰相官樞密參政止於六尚書若宰相官係吏部
尚書即遷左僕射係兵部尚書即遷右僕射乃用特進換之時
王安石獨改特進至政和後薛昂帶觀文李士任特進白時中
以門下侍郎帶特進皆失舊制繼詔並改金紫光祿大夫今後
非宰相不除

右二等為宰執

金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

元豐獨換吏部尚書者蓋故事宰相初美罷不拘見帶六部侍
郎或左右丞五尚書皆超進吏部尚書故以金紫易之若宰相
官帶吏部尚書者多拜使相出鎮若平遷即加左僕射

銀青光祿大夫戶部 禮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五尚書

時宰相王珪任禮部侍郎平章事 神宗以珪久不進官因改

官制換寄祿乃遷銀青光祿大夫元祐銀青光祿大夫分左右大

觀以左銀青光祿大夫為銀青光祿大夫右銀青光祿大夫為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左右丞

○宣奉大夫 正奉大夫元祐有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大

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金紫光祿大夫

此皆官以沿革

正議大夫

祿大夫為正奉大夫今所謂光祿大夫乃右銀青光祿大夫也
正議大夫吏部 戶部 兵部 刑部 六侍郎

以正議大夫換六侍郎併作一等時論以宰執貪進官作此蓋故事丞郎作回轉今乃改作兩轉耳

○通奉大夫元祐正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正議大夫為通奉大夫右正議大夫為通奉大夫
通議大夫給事中 中書舍人

通議大夫

大中大夫左右諫議大夫

神宗以寄祿官等級減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換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遂為定制

右宰執所轉官自通議以上無磨勘法自金紫光祿至太中為侍從以上加爵

元豐中同太中大夫至金紫止六階昔之尚書今為一官昔之六部侍郎今為一官是十官併為兩官矣左右丞左右諫議亦併四官為兩官其後增置通奉正奉宣奉大夫三階自太中以

上惟宰執侍從得遷

中大夫

中大夫秘書監 殿中監

元豐二年偶闕任殿中監者故只著秘書監

神宗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初除執政只授中大夫時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為左右丞二公寄祿官皆未至大夫只除中大夫守之

中散大夫

○中奉大夫元祐中散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中散大夫為中奉大夫右中散大夫為中散大夫
中散大夫光祿卿 少府監

故事有出身人自大常少卿轉光祿卿無出身人自衛尉少卿轉將作監次轉衛尉卿自衛尉卿遷殿中監無出身人減一轉為優

朝議大夫

朝議大夫大常 光祿 衛尉 司農 四少卿
○奉直大夫元祐朝議大夫分左右大觀以左朝議大夫為朝議大夫以右朝議大夫為奉直大夫

奉直 朝議 中散 中奉 中大夫 五等為卿監以上加食邑
少卿監等級最多一換之則清濁莫分舊制應兩制侍從官至

朝奉郎

左右司諫 殿中侍御史 工部 祠部 主客 屯田 虞部 水部 貢外郎 謂之後行貢外郎

右三等為貢郎侍御史不與中行貢外郎等殿中侍御史不與後行貢外郎等故自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殿中遷侍御史

此以特旨遷下此三等階未免混淆祖宗愛惜名器不以假人凡士之有德有才者有政事文學者隨其所長用之命其官以別之故狀元登第者初命官以將作監丞兩遷左司諫次轉起居舍人兵部貢外郎多官未及此以擢知制誥若左右司諫帶

待制以上職遷吏部貢外郎起居舍人帶待制以上職遷禮部郎中次轉吏部郎中次轉右諫議大夫若三人及第及制科歷

二任回即除館職并任官職人官自太常博士遂遷祠部度支司封貢外郎若因任轉運副使以上即自祠部轉刑部度支遷

兵部貢外郎司封轉工部郎中凡進士出身人自太常博士遂遷屯田都官職方貢外郎若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或館職

即遷祠部度支司封貢外郎若官已係屯田即遷度支都官郎遷司封貢外郎職方郎轉祠部郎中凡待世賞自國子博士轉

虞部比部駕部貢外郎若曾任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以上即轉主客金部司勳貢外郎若官已係虞部即遷金部比部即遷

司勳駕部郎中凡雜流出身自國子博士轉水部司門庫部貢外郎若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即自水部遷倉部

司門遷考功庫部遷膳部郎中此等遷改絕稀但多因避家諱第降一等改至此曹若任兩制侍從轉官即自後行貢外郎便

遷吏部次遷戶部郎中次遷左司郎中其中行貢外郎合轉禮部郎中次遷吏部郎中其前行貢外郎同後行再遷之格

右六部分二十四司吏戶禮三部任侍從官方除此及司封度支祠部為左名曹任館職人方遷此兵刑王三部館職任轉運

副使以上方遷此及職方都官屯田為右名曹有出身人方遷此司勳金部主客蔭補擢用者方遷此及考功倉部膳部為左

曹雜流擢省府推判官提點刑獄者方遷此駕部比部虞部蔭補方遷此及庫部司閔水部為右曹雜流遷此叙遷品秩尤嚴

今以二十四司併為三階宜失之太簡也

此皆官以法

承議郎 舊左右正言 監察御史 太常博士 國子博士

奉議郎 太常丞 殿中丞 秘書丞 著作郎

通直郎 太子中允 左右贊善大夫 中舍 洗馬

舊制初除知制誥及待制而官未至真外郎者即除右正言惟狀元未擢外制當叙遷者即自著作郎亦轉右正言熙寧二年許將以磨勘當遷宰相王安石方欲抑三人進取遂特與太常博士初下筆方成大字堂後官以手約筆具陳祖宗舊制當遷右正言安石乃改大字就作口字因知前輩堂吏猶能執祖宗之法若有出身人皆遷太常博士餘人皆轉國子博士易階官後清濁無別矣

昔之正言監察御史著作郎皆特旨遷不與太常博士國子博士及三丞等

舊制前名自太子中允遷太常丞著作佐郎遷秘書丞大理丞遷殿中丞狀元初命將作監丞首遷著作郎凡無出身者自太子贊善中舍洗馬皆遷殿中丞 以上兩等皆考大朝官

舊制凡初擢用京官選人為經筵官及臺諫皆除太子中允若擢轉運判官則前名除中允無出身人除贊善中舍其叙遷官則還其歲月以表其借朝臣而奉使也若無身人自大理寺丞叙遷中舍宰執奏補者轉贊善雜科轉洗馬蓋有以別之自改官後初除待制以上而官未陞朝者並改通直郎仍效舊制帶除正官爾 以上太子官屬考小朝官

右二等階官及以上外郎郎中加勳自武衛至上柱國

宣德郎 著作佐郎 大理寺丞 今為宣教郎
凡前名自光祿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佐郎大理評事轉大理寺丞餘人光祿衛尉寺丞轉官選人改官皆遷大理寺丞

宣義郎 光祿寺丞 衛尉寺丞 將作監丞
凡前名自太祝奉禮轉官選人改次等官皆遷光祿寺丞餘人

大理評事自太祝轉者遷光祿寺丞奉禮轉及選人改次等官皆遷衛尉寺丞

承事郎 大理評事

凡前名校書郎正字監主簿皆轉評事昔第一甲三人登科命官如之熙寧末狀元方除評事餘人太祝奉禮遷官皆轉大理評事宰相任子亦如之正誤曰狀元授大理評事自嘉祐四年授大理評事熙寧三年葉祖洽授大理評事上
官均陸佃授兩使職官張中程堯佐為初等職

承奉郎 太常寺太祝 奉禮郎

凡執政官任子授太祝其用宰執恩澤轉官皆遷太祝其用從官恩澤轉者遷奉禮

承務郎 秘書省 校書郎 正字 將作監簿

凡任子前宰執授校書郎諸曹侍郎樞密直學士以上授正字諫議大夫待制以上授將作監簿舊制校書正字有俸同太祝奉禮郎格至改階官一例無俸

祖宗故事進士第一人初命官以將作監丞遷著作郎遷左右正言遷右司諫遷起居舍人自將作監丞至起居舍人五官惟進士第一人乃特旨得遷自起居舍人即遷兵部外郎次遷工部郎中若以起居舍人知制誥即遷禮部郎中起遷一官自是

以上率超一官以遷祖宗於進士第一一人所以優待如此右五等階號京官自京官而上四年一轉無出身人逐資有出身人超資至奉議並逐資至朝議大夫有止法內奉直中散大夫有出身人不轉

祖宗朝官制其甄別流品至嚴一官凡數等宰執侍從之遷為一等卿列館職之遷為一等出身為一等蔭補為一等雜流為一等

崇寧七階

承直郎 三京府判官 留守判官 節度判官 觀察判官

儒林郎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文林郎 防團判官 京府 留守 觀察 節度 推官

從事郎 防團推官 監推官 以上為守初等職官

從政郎 縣事參軍 縣令 號令 錄事

修職郎 縣事縣令 號令 錄事

迪功郎 司理 司法 司政 司政和政 迪功郎 守判司簿尉 右號選人

階官始末

漢置光祿大夫因秦郎中令有中大夫之員則光祿大夫之名蓋

始於此漢白官表上秦郎中令屬有中大夫武金紫則置於魏也

銀青則置於晉也唐六典魏晉有如金紫紫綬者則謂金紫置散

官取秦大夫掌議論之義則正義通議之名蓋始於此秦郎中令

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議論皆無員大中大夫中大夫則置於秦也

多至數十人又隋因致正議通議大中大夫中大夫則置於秦也

見上中散大夫則置於漢末也王莽置中朝議大夫雖隋置之亦

因漢大夫以上得奉朝議之意朝請大夫雖隋置之亦因漢將軍

公卿以特進奉朝請之意並通至朝散則隋置之唐因之耳宣奉

至朝奉六階則元豐未有大觀創之耳直宣奉正奉通奉中奉奉此

大夫之階始末也隋置朝請朝散郎之官元豐置朝奉之官隋文

置奉議之官又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郎以官高下而通

為宿直故始為通直之稱至唐取梁宣議將軍而易隋游騎尉之

散官故始有宣義之名承奉承直則隋創之隋朝帝制事唐因之

承奉承直承務則唐置之唐置因隋尚書二宗寧七階初已定其

四承直承直而二者之名則更於政和我油功修此郎之階始末也

蓋國初庶官只存空名元豐新制以階易官然昔之雖存空名而

流品甄別官秩難進則人人有安分之念今之易為階官而流品

混淆官秩易高則易有所希覬而不自重矣舊平章遷侍中侍中

遷中書令中書遷尚書令國朝未有至中書令者今以一儀同

三司該之是宰相累遷之官一遷即為之矣奏議畢仲游言舊平

有遷至中書者而今儀同三司一階兼宰相累遷之官舊禮部尚

書戶部尚書累遷之官司舊刑部侍郎兵部而今銀青光祿

大夫一階兼尚書累遷之官司舊刑部侍郎兵部而今銀青光祿

工部今之階秩易於高舊六部尚書侍從則自禮而戶自戶而吏常調

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是十二年之官八

年俱歷之矣此畢仲游之深有慨於階秩易高之弊也見上舊制

六曹侍郎之任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則侍從臣僚工部遷

刑部刑部遷兵部則侍常調臣僚其區別嚴矣今例以正議大夫

可乎舊制前行郎中之任遷太常少卿則侍進士遷司農衛尉少

此百官始末

混品之弊

朝議大夫可乎此丁騫深論流品相混之弊也張編丁騫言正議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臣僚自禮部遷戶部戶部今自通議大夫臣僚自工部遷刑部刑部前刑部中書省三凡十二年今自通議大夫朝議大夫也非議大夫出則中書省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然後轉少卿監如此二進雖然官秩易高流凡十二年今自朝議大夫二進為中散大夫品相混固不免或者之譏而正名責實各舉職任亦官制既更之驗也况夫一黜一陟有合舊制亦不可謂無得於祖宗之意且自朝議大夫直遷大中大夫此元豐制也非舊日兩制以上不遷卿監之遺乎官至朝請大夫而止待朝議有闕則補此元豐制也非舊日以少卿監七十員為額之遺乎見上此其選用之公升進之難亦何嫌哉若夫循國初之舊意釐元豐之新制又不能無望於今日

兩府

國朝兩府之職其周之冢宰司馬歟漢之丞相太尉歟然周以冢宰統司馬故兵民有相通之意漢太尉重於丞相而武職往往偏失焉觀此則國朝之或分或合其得失有不難知者且冢宰司馬

周二卿之職

國朝兩府之分合

周之六卿其職適相等耳然調發之權不歸之司馬而歸之天官豈固畀以職而復奪其權耶蓋兵為重事身為大臣邈不相通則國事睽矣故呂伋掌兵若無與於太保而太保實俾之程伯出師若無與於尹氏而尹氏實命之夫以掌兵出師之事一屬大臣則脈絡貫通又安有疑貳之意哉丞相太尉漢之二公其職亦相維耳然漢承秦舊官制益紊文不足以勝武兵有以異乎政事權偏重無以為統御防閑之道其事不可勝吊矣故諸呂兆禍勢亦亟矣丞相平至以五百金交歡太尉勃而左袒之功僅濟擁昭立宣事亦重矣丞相啟至不敢發一語而大將軍以國家之權自任本傳夫以丞相之重而下聽命於掌兵之將况望其能振職哉愚嘗推兩府之分合矣且中書主民密院主兵其事相埒也中書降麻密院降宣其權相等也將分任其事之為當耶則軍國大務不當專委未免如富鄭公之議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與乞如國初令抑併其職為中書即則兵柄相維有闕大躰又非所以知祖宗建樞之意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互相維制

不嗚呼分其事固非也併其職尤非也必於分之中而有合之理

存於判然不相為謀之際而實有相貫通者寓然後可與論設官

之深旨歟蓋自范質王溥免相之後而二府之事權裂矣隆開范

質王溥趙普皆獲繼迂母之議非細事也密院知之而中書初未

知之未大宗朝獲李繼迂母時與密院密事欲斬繼迂母端曰某為中書豈容不

與其謀因奏繼迂母不當斬與兵部門之役非末故也密院謀之

而中書不預聞之趙普手疏極諫初說與兵上獨與極密院計取

不得預議不能無感於咸平之時也咸平初田錫抗言密院公事

有共參利害之意澶淵百萬之師寇公親扶日轂尺箠答之而北

虜幾無隻輪匹馬之返此非景德相通之驗歟景德元年上每得

令所從出向者李沆或有見往往別其機宜淵等當閱邊奏其

參利害勿以事于沆密院而有所隱也後劫用犯瀋自寇公免相

之後而二府之事權又裂矣戎酋之降非末節也而中書初不預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則天下無適從不能無激於康定之初也康定元年詔密院自

此勝達道深嘆熙寧戰守異議之非也熙寧初勝達道言中書密

西人戰中書貴功而樞院降約東郭遠修堡柵密方詰責迨夫

元豐詔大事二省與密院同議矣元豐官制行設臺具事之大小

書曰二省皆密書以付密院小事元祐詔除授諫官二省密院

同進呈矣哲宗元豐八年然是時邊事利害尤未甚相通者至建炎

間高宗乃以宰臣張浚兼樞密而趙鼎亦以左僕射兼之是時也

國步尚艱虜勢方張刻亂而治支危而安再植魏魏中天之業者

皆左扶右持之力此非建炎兼領之功歟中興本末紹興七年

秦翰卿以左僕射兼二六年詔曰此緣軍員噫自國初以至中

興其分其合不知其幾大抵合之則文武相通分之則兵政異情

咸平景德康定慶曆熙寧建炎之德失可知也可不審哉雖然主

民而知兵此固關天下之大計密院而不預中書亦非大臣相維

之意是故樞使而同平章事君子以為慶曆之善謀見上密司不

與三省之差除議者為元符惜之此愚於終篇而詳及焉元豐間

為樞密院設預二

省差除事不允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

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

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

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

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負數過繁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

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於六卿而六卿聽命於太宰故出

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於王朝者若

九卿

九卿

九卿

九卿

九卿

禮事屬大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

禮事屬大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

漢唐
專其
事

漢唐
諫官
不敢
言事

國朝
臺臣
諫之
得之

國朝
諫臣
得之

思諫之効褚遂良温造之奏李祐皆以御史也本傳杜拾遺之封

事本補闕之諫書皆以諫臣也此兩句為拾遺詩曰明朝有封事數

大狹殆非廣君之聰明也大抵漢唐之任諫諍自諫臣之外皆無

所與非諫臣而得與者往往以越職離局議之昔漢鄭昌訟蓋寬

饒之書曰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夫官任諫諍然後得論則其

他皆不敢言也固宜本傳唐魏謩之擢拾遺補闕未幾遷為起居

舍人帝以論奏敷之謩則曰頃為諫臣故得有所陳今記言動不

敢侵官夫拾遺補闕則諫起居舍人則不諫是無怪乎不曰侵官

也本傳蓋嘗推原其由古者樂於聞善故彼此皆得以盡言後世

諱於聞過雖諫臣亦不得行其職汲黯以中大夫而守東海蕭望

之以諫官而補郡吏蓋諫官本以糾人主之過俾之出補守相不

得出入禁闈則漢之諫官何益哉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云云望

郡吏所出諫官以補元次公謂諫議冗者貧無以繼祿陽城為諫

議大夫不庸言事唐之諫負尤甚於漢也本傳噫諫官猶不敢言

事况臺臣乎况於百司庶府乎國朝之置臺諫猶漢唐也其任

臺諫實異漢唐也何者諫臣使之諫諍而不使之糾劾臺臣使之

糾劾而又使之諫諍此其所以為盛歟且趙中令之開國勳舊而

失色於雷中丞之一奏雷德驥為御史中丞奏請中令其子驍受

韓魏公三朝元老不能不瞻落於王中丞之一言王中丞

臺臣之得効糾固也范司諫寧犯宰相之怒而

不容默郭后之事明道二年郭皇后見諫臣范仲淹言其罪

之怒而不容已於孟后之舉四朝國史曾與王右正言寧觸人主

諫垣雖爭而三御史亦相繼罷去長編治平二年諫垣奏安燾

列蔡確之貶諫垣雖論而御史府亦為之一空蔡確為州之貶

新法之行不惟諫臣辨之而空臺至與之論列公著既言六察

之弊是故廢國家大計察官司細故呂公著既言六察

之弊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之弊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之弊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之弊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之弊察官司不與於言劉摯又言御史之偏則祖宗重於責已

臺東

而庶於待人者可見也元豐八年呂公著言御史天子耳目比年

提舉

本朝
提舉
始末

常平之事舊領之常參官其後或隸於漕臺或總於使臣而提舉
常平之員未定也至熙豐二年始置局焉國朝淳化中建常平倉
長吏平所部官專領之然猶隸漕臣至熙豐初漕使提舉此蓋提
平常平倉欲差胡朝宗張慶
平廣惠倉欲差胡朝宗張慶
民叔叔管道並差胡朝宗張慶
於憲臺或總於知通而提舉常平之員未定也至政和初元始置
司馬國朝茶鹽之事舊隸發運司元豐間或以轉運常平官兼
共置茶鹽提舉一員宣和二年詔河北北京
東路推新法鈔鹽司添置提舉一員然常平罷於元祐而隨
罷隨復元祐初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棄不作
紹興二年復置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棄不作
紹興二年復置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棄不作
紹興二年復置司馬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棄不作

熙寧
始末
置司

元祐
九罷
致司

迨至紹興之五年常平茶鹽併為一司而後提舉之職定矣噫茶
鹽之利為公而取其官吏固不敢有侵移之患兼於他官無害也
此君子不論亦可也常平之利為民而置一司錢穀往往有所滲
漏專置提舉誠有便於民也此君子不論不可也請以熙寧元祐
罷置常平之制而詳究之夫常平賑荒之善政也我朝置場於
淳化之二年淳化二年名曰常平以常平官領之歲創而置場以糶民置
倉於景德之二年景德二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無非求
以便民然州縣移用聚乘不時每有灾沴無所振發尚拳拳於慶
曆廷臣之請此誠為政之害也慶曆四年范仲淹言常平倉司
有灾沴無所振發誠有安撫之名初元熙寧二年始
罷置司與其漏卮於州縣之吏孰若兼總於一司與其掇對以候
旬月之報孰若立賑於旦暮此其立法夫豈不善溫公言於州
常平本錢元方收乘又官吏居於終時收乘而縣申州然借唐虞
州申提刑提刑申同農比至開振動於漢之盛時雲霄實死以易
之行以行盜跖之法范鎮言常平法所為商賈在田賦估其直收
未申而以其實托壽昌之名以用桑孔之術見後豐年乘穀賤價

是舉

價官周之荒政然乎否乎凶歲伐桑易錢輸有漢之常平然乎否乎司馬公言利桑本作為青苗錢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主之曹叡則農夫余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易牛買肉伐桑責新以輸此元祐所以力罷而不恤也雖然寧以常平之故而復提舉者誠熙寧之失耳中興以來罷置利害講之熟矣常平本漢壽昌平法本漢景壽昌合言可以安石而廢之其常平主官官上謂率執口常而提舉官自可復置庶幾不至陷失市易當罷此呂公頤浩之告其君也建炎二年七月言若請復常平之既又謂常平之法歲以多弊須以維法為名公然不便當增損者亦不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係其大非可他司兼領自置常平之法自散自斂事權歸一無滲利也時出時入穀價不踴無穀歲也至今便之誠萬世之良法噫熙寧之置提舉是登龍斷而罔利也元祐之罷提舉是因一噎而廢食也欲求便民之實惠其惟中興之法乎

新編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六

續集

